



阿里在哪儿？

一位曾驻守阿里的战士告诉我，阿里是云端之上的仙境，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。那里山连着川，川托着峦，峦举着峰，层层叠叠，起伏绵延。

于是，去阿里走一走，成为我长久以来的心愿。

—

隆冬时节，我终于有机会随调研组前往阿里。透过飞机的舷窗望去，蓝天下洁白的峰顶被缭绕的云雾簇拥着，点点湖泊如同镜面般反射着冬日的阳光，透着冷冽而神秘的光泽。

走下飞机，我站在高原纯净的阳光里，凝望着远方连绵无尽的苍苍。阿里高原带着一种永恒的苍凉站在我的面前，天空和大地在日光的尽头相拥着，呈现出一种难言的博大。

车子朝着狮泉河驶去。一路上，我被高原反应缠绕着，头痛欲裂。进入阿里军分区营院时，我昏昏沉沉地睁开眼，望向伫立在门口的哨兵。在刺骨的寒风中，他们一动不动地挺立着，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前方。他们的身影，与镌刻在营院的那句“缺氧不缺精神，艰苦不怕吃苦，海拔高意志更高”的标语互相呼应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当天下午，我们前往阿里狮泉河烈士陵园。陵园里，长眠着63名进藏先遣连官兵。1950年，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组建了由136名官兵组成的进藏先遣连。他们翻越昆仑天险，在高寒缺氧、断粮断盐的逆境中孤军奋战8个多月，包括总指挥兼党代表李狄三在内的63名官兵光荣牺牲。进藏先遣连官兵把五星红旗插上了藏北高原，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重要贡献。

群山拱卫的陵园内，镌刻着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的英雄纪念碑高耸云天。有人说，阿里高原上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座山峰。如果每座山峰都是一座丰碑，那么高原就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碑林。我想，进藏先遣连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山峰、一座丰碑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高原军人坚守在巍巍喀喇昆仑之上。

夜里，我在营区沿着狮泉河散步。河水如同一群披着雪白鬃毛的狮子，从远方匆匆奔来，又抖着雪白的鬃毛匆匆跑开。道路两旁是一片片白柳，树干向上台拢生长着，显得团结而又有力量。我惊叹于白柳顽强的生命力。它们在经

品读阿里

■宋 鹏

历了数不清的风霜雨雪后活了下来，成为高原的一道风景。

二

早就听说阿里高原上，驻守着一支英勇顽强、不怕牺牲的工程兵。筑路施工、排爆拆弹、抢险救灾……他们用热血与汗水，在“世界屋脊”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，孕育出以“宁可让生命透支，决不让使命欠账”为内涵的“钢铁工兵”精神。

走进工兵团，我被一个又一个“钢铁工兵”的故事感动着。团长告诉我们，工兵团组建之初，便整建制开赴雪域高原展开了长达8年的国防施工。高原施工，其艰辛可想而知。官兵克服了高寒缺氧、装备性能下降、机械故障频发等各种困难，圆满完成任务，荣立集体一等功。

“只要部队需要我，我会一直坚守在高原上。”一级上士马双鹤的脸上泛着高原红，眼神中流露出毫不动摇的决心。他坦言，在高原的军旅生涯常常是这样一种体验：“憋着憋着就干上了，干着干着就爱上了，爱上了就舍不得走了。”随后，他向我们讲起了前段时间一次执行

任务的经历。

去年5月，马双鹤所在连队接到前往陌生地域进行架桥保通的任务。他作为经验丰富的架桥作业员，奉命带领架桥班前往任务地。高原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，说变就变。就在桥刚刚架设妥当、桥面即将与对岸路面相接的关键时刻，天气骤变，雨夹雪不期而至。这时，马双鹤手中的操作盒因雨水渗入而突发故障，导致桥车稳定支腿瞬间失压，桥面立刻出现倾斜，令马双鹤惊出一身冷汗。他迅速恢复冷静，果断拔掉操作盒上与桥车连接的线路，立即切换到手动操作模式。通过手动为桥车稳定支腿加压，桥车逐渐恢复了平衡，危机化解。

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。我想，官兵虽然在缺氧、低气压、强紫外线的环境中生活，但他们的心灵在这离天很近的地方变得更加纯粹，他们的信仰在海拔很高的地方得到了淬炼。在高原官兵的精神世界中，深深烙印着一个永恒的信念：“哪有上不去、做不到、完不成的道理？”

三

班湖海拔4000多米，像一颗碧蓝的宝石镶嵌在阿里高原上。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巡逻艇中队就驻守在这里，艇队官兵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“昆仑水兵”。班湖湖每年有半年的结冰期，而艇队官兵的任务状态也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。用官兵的话来说，就是半年冰上走，半年水上行。

老兵王国栋自18岁加入巡逻艇中队，至今已在湖畔坚守了整整18年。他对单位换装的每一代巡逻艇的技术参数都了如指掌，所经历的困难和挑战更是数不胜数。在谈及不久前的一次水上巡逻任务时，他回忆道：“当时气温骤降，湖面迅速结了一层薄冰。巡逻艇在破冰前行时，冰碴被吸入船体冷却系统。我们只得一次次用手将冰碴掏出，双手冻得麻木，衣物也被湖水浸湿。冷风一吹，我们冻得话都说不出来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依然坚持到了最后，圆满完成巡逻任务。”

“我的青春在这里度过，这里也成了我的家。”站在这片宁静的湖泊边，我琢磨着阿里官兵的心声。他们将忠诚融入这片高原，与高原融在了一起。

一次阿里行，一生阿里情。回到平原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望着窗外都市的万家灯火，我不由得又想起高原上的官兵。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情景，时时徘徊在脑海，久久起伏于心田。仰望阿里，我的耳畔仿佛又回响起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《当兵走阿里》——

“蹚过最后那道冰河，翻过最后那架达坂，走上世界屋脊的屋脊。爬上高原上的高原，看见了千年翻飞的经幡，就看见了我们的哨所营盘。好男儿当兵就要走阿里……”

穿越“火线”

■黄远利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清晨，微风轻拂，金色的阳光如丝如缕地洒落在地中海畔。在黎巴嫩南部的中国维和部队营地，五星红旗在朝阳中迎风招展。

一声哨音响起。中士熊永进全副武装地立在镜前，仔细打量着自己的军容。

“永进，动作快点！”值班班长赵健慰催促道。

“班长，我第一次执行任务，总得让人家看看咱中国军人的风采。”熊永进笑着回应，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气。

这天，官兵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——为加纳维和营转运工程材料。我作为分队的新闻报道员，也早早准备好了防护装具和拍摄器材。

当地局势骤然紧张，使得这次任务的风险系数直线上升。连队在筛选人员时，更倾向于选派经验丰富的老兵和骨干。熊永进是此次任务中资历最浅、入伍时间最短的战士，原本不在任务名单之列。然而，熊永进在得知消息后，主动请缨：“连长，我爸妈给我取名‘永进’，就是希望我勇往直前。更何况，我刚成为预备党员，这个时候不应该退缩！”看着眼前这个憨厚的彝族小伙子，连长岩纪帆同意了他的请求。

任务并不复杂，危险却不容忽视。加纳维和营位于边境地区，频繁的交火使得这条运输线路变得危机四伏，维和官兵将其称为“火线”。

领取枪支弹药、车辆编队……一切准备就绪后，连长岩纪帆站在队前列，目光如炬地扫视着每一名官兵：“都打起精神来，路上务必小心谨慎！”

车队缓缓启动，向任务地点进发。头车和尾车分别是加纳维和营的

步战车和护卫车，为整个车队提供安全保障。我与连长岩纪帆、修理班班长李孝友一同登车，司机由经验丰富的赵健慰担任。

窗外，沿途的风景飞速掠过。岩纪帆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，仿佛在沉思着什么。李孝友则时不时地与我交谈几句，缓解着车内的紧张气氛。

一路上，无论是迎面驶来的车辆司机还是路旁的行人，看到我们的车队时都会热情地挥手打招呼或竖起大拇指。这些友善的举动，让我感受到当地民众与中国维和部队的情谊。

再往前走，四周景象逐渐变得荒凉。路旁的建筑物残缺不全，墙壁上布满弹孔和裂痕，路面也崎岖不平。赵健慰紧握方向盘，努力保持车辆平稳。即便如此，我们的头盖还是时不时因颠簸而撞击车顶，发出“咚咚”的响声。

天上不时传来无人机的轰鸣声，周边也偶尔响起零星的枪声。“前方发现道路被炸毁，人员注意观察，保持警戒。”对讲机里传来的话语，让整个车队立刻进入紧张状态。

前方道路中间赫然出现一个深约2米的弹坑，四周布满焦土。赵健慰减缓车速，小心翼翼地驾车绕过弹坑。车里突然变得安静起来。我按捺着不安的心情，小声问了一句：“这段路会不会有危险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赵健慰的声音依然平静，“这是我们的使命。”

就是这么简短的一句话，让我真切感受到，中国维和军人早已将赴汤蹈火看作是义无反顾的选择。

顺着这条变化莫测的“火线”，车队向着东南方向走了1个多小时。赵健慰说，马上到加纳维和营主营区了。

远远望去，一条长长的陡坡向前延伸，加纳维和营就坐落在山顶上，周围被高高的围墙和铁丝网紧紧环绕着。

风起大漠

■高满航

精短小说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高原上的风说来就来。女军官霍敏掀开布帘走出帐篷时，最后一队通信营的战士们刚刚奔赴战位。此刻，远处的天地连成一片，灰扑扑、雾蒙蒙，横在荒漠上的公路消失了，西边的群山也不见了踪影。面前的梭梭树瑟瑟发抖，让时上高原的霍敏意识到恶劣的天气即将到来。

霍敏走出不过10多米，呼号的风声就装满了耳朵，铺天盖地的风沙冲撞而来，让她看不清路，也辨不明方向。霍敏在风沙里打转转，不知道步子该往哪边迈。这时，一双手拽住了她。她凑近了看，发现正是她要去寻找的旅长。旅长嘶吼着对她说话，可她耳朵接不住，全被风沙带跑了。

霍敏大喊着问旅长说什么，话刚出口，沙尘就扑进嘴里，半腥半涩，她赶忙闭上嘴巴。旅长拉着霍敏顶风前行，原路返回技术所的帐篷。霍敏刚进帐篷就问旅长，你刚才说啥？旅长抹了抹嘴说，我让你别张口，要不然得吃沙子。霍敏一愣，旋即忍不住笑出声来。旅长问，这天气能不能照常打？

霍敏止住了笑。她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掀开布帘又往外扫了一眼。瞬间，风沙钻空子扑了进来。旅长一把按住布帘，急切地问，给个准话，有没有把握？霍敏点点头，对旅长说，理论上讲，风力在指标允许范围内。旅长大手一挥说，你也别给我讲理论，我只要你一句话，行还是不行？霍敏斩钉截铁地说，行！

旅长哈哈一笑，好，我要的就是这句话。说完，旅长掀开布帘，大踏步走进沙尘里。

霍敏清楚得很，旅长刚才关心的不是导弹发射行不行，而是考验她行不行。高原打靶本就是在极端环境下检验导弹的技战术指标，越是环境恶劣，越有发射的价值和意义，怎么

可能有“不行”一说。存在“不行”可能的只有她这个导弹发射的技术负责人。导弹肯定得发射，但能不能顺利发射，能不能精准命中目标，得由她负起总责。她说了“行”，就得说到做到。她似乎也可以说“不行”，事实上，这样的话在她嘴里从来说不出。

霍敏的导师给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，打仗从来不要问“行不行”，务必做到用我必胜。霍敏从本科到博士都是优等生，不光优在学业精湛，更优在从不服输。

霍敏跟着随机挑选的导弹车往返跑了多趟。从接令出发，到占领阵地，再到展开装备，直至依令发射，她对程序已经烂熟于心。即使风沙模糊了她的视线，她仍旧可以做到口令一个不落，程序一项不少，发射响应精确到秒。

狂风裹挟沙尘再次扑面而来的时候，霍敏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。霍敏分明看到，本应闪烁红光的指示灯绿了那么一瞬。霍敏清楚，红色代表正常，绿色代表通信不畅。如若真出现绿色指示灯，极有可能接到错误或者乱码指令，让操作号手打不开系统，从而导致导弹发射失败。霍敏额头沁出汗珠。眼看就要实弹发射，她不可能再走流程以验证绿灯是否依然闪现。

黑夜笼罩了高原，狂风的啸叫更加肆无忌惮。

多辆导弹发射车接令从宿营地开出。随即，任务车辆明确，霍敏随车行动，向着随机确定的发射阵地前进。霍敏锁紧了眉头，脑子里过电影一样不断回忆着之前的一瞬。如果刚才的绿灯不是错觉，那说明在风沙侵袭下通信线路不太稳定。霍敏想到了叫停发射，但她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，因为叫停发射也意味着失败！

风沙疯狂地拍打车窗。霍敏转念一想，如果真是线路问题，她通过指示灯可以发现，那么，保障发射任务的通信营没理由发现不了。霍敏眼前又浮现出通信营战士们登车时坚毅的神情，她的心平静了下来。他们

加纳少校工程官热情地迎接了我们，并带领我们参观了营区的各项设施。简短的交流过后，官兵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中。

熊永进熟练地操作着挖掘机，将沙石一斗一斗地装进运输车里。这些沙石需要被运送至十几公里外的另一个营区，这意味着官兵需要在“火线”上多次往返。

顶着烈日，车队穿过一处废墟，终于抵达目的营区。官兵迅速行动，将沙石倾倒在指定地点。当作业进行到一半时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周围的板房被震得“咚咚”作响。转眼间，空气中飘散着浓浓的火药味，营区周边百米处腾起滚滚浓烟。

警报骤然响起，我和战友们迅速冲进防空掩体。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感受到炮火的威胁，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恐惧。站在掩体内，我依稀听见不远处传来的枪声。交谈中，一名加纳士兵告诉我们，他们的哨位不久前还遭到不明枪击，所幸无人员伤亡。

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漫长等待后，警报终于解除。周边警笛声不断，情报显示刚才爆炸距离营区不足1公里。官兵纷纷走出掩体，重新投入紧张的工作中。虽然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险情，但官兵的工作热情丝毫未减。

离开前，几名加纳官兵主动找到我们合影留念。虽然身着不同的迷彩，但我们肩负着同一份责任。官兵相互鼓励着，决心共同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。

当天任务结束后，我在返回途中再次目睹了那些令人心痛的废墟与残骸。然而，废墟之间，我竟也发现了顽强绽放的三角梅。它们红的似火、紫的如雪、白的如雪，在夕阳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。那一簇簇盛开的花朵，仿佛在告诉我们：即使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，依然有生命绽放着光芒。



练为战（油画）

赵大千作

风，是他们无形的战袍
雪，是他们无言的勋章

晨曦微光
穿透迷雾，洒在冰川的脊梁
他们的眼眸，如高原的湖水
深邃而明亮
训练场上
枪声炮声划破寂静的天际
那是他们对和平的誓言
是对祖国母亲的深情吟唱

他们是高原的歌
在风雪中低吟浅唱
他们是高原的诗
在沸腾岁月中激情燃烧

他们的脚印，深深浅浅
刻印在雪域的每一寸土地上
他们的身影，高大而坚韧
在风中站成永恒的模样
他们是高原的脊梁
是这片土地最坚实的屏障

他们说
这是我们的土地
是我们用热血守护的地方

他们的名字
或许无人知晓
但他们的故事
会在这片土地
永远传唱



钢铁脊梁

■吴传玖

在雪山的褶皱里
在风的呼啸中
士兵与钢枪立于云端之上
身披星辰，脚踏冰霜



长征

第6400期